

第四十回

嬰兒戲化禪心亂

猿馬刀圭木母空

却說那孫大聖，兄弟三人，按下雲頭，竟至朝內，只見那君臣儲后，幾班兒拜接謝恩。行者將菩薩降魔收怪的那一節陳訴與他。君臣聽了，一個個頂禮不盡。正都在賀喜之間，又聽得黃門官來奏：「主公，外面又有四個和尚來也。」八戒慌了道：「哥哥，莫是妖精弄法，假捏文殊菩薩，哄了我等，却又變作和尚來與我們鬪智哩？」行者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即命宣進來。看衆文武傳令，着他進來。行者看時，原來是那寶林寺僧人，捧着那冲天冠，碧玉帶，赭黃袍，無憂履，進得來也。行者大喜道：「來得好，來得好！」且教道人過來，摘下包巾，戴上冲天冠；脫了布衣，穿上赭黃袍；解了縲子，繫上碧玉帶；褪了僧鞋，登上無憂履。教太子拿出白玉珪來，與他執在手裏，早請上殿稱孤。正是自古道：「朝廷不可一日無君。」

那皇帝那裏肯坐，哭啼啼，跪在階心道：『我已死三年，今蒙師父救我回生，怎麼又敢妄自稱尊？請那一位師父爲君，我情願領妻子城外爲民足矣。』那三藏那裏肯受，一心只是要拜佛求經。又請行者，行者笑道：『不瞞列位說。老孫若肯要做皇帝，天下萬國九州皇帝，都做遍了；只是我們做慣了和尚，是這般懶散。若做了皇帝，就要留頭長髮，黃昏不睡，五鼓不眠；聽有邊報，心神不安；見有災荒，憂愁無奈。我們怎麼弄得慣？你還做你的皇帝，我還做我的和尚，修功行去也。』

那國王苦讓不過，只得上了寶殿，南面稱孤，大赦天下，封贈了寶林寺僧人回去，却纔開東閣，筵宴唐僧；一壁廂傳旨，宣召丹青，寫下他師徒四位喜容，供養在金鑾殿上。

那師徒們安了邦國，不肯久停，欲辭王駕投西。那皇帝與三宮妃后，太子諸臣，將鎮國的寶貝，金銀緞帛，獻與師父酬恩。那三藏分毫不受，只是倒換關文，催悟空等，背馬早行。那國王甚不過意，擺整朝鑾駕，請唐僧上坐着，兩班文武引導，他與三宮妃后並太子，一家兒捧轂推輪，送出城廓，却纔下龍輦，與衆相別。國王道：『師父啊，到西天經回之日，是必還到寡人界內

一顧。三藏道：『弟子領命。』那皇帝眼淚汪汪，遂與衆臣回去了。

那唐僧一行四僧，上了羊腸大路，一心裏專拜靈山，正值秋盡冬初時節，但見：

霜凋紅葉林林瘦，雨熟黃梁處處盈。日暖嶺梅開曉色，風搖山竹動寒聲。

师徒們離了烏雞國，夜住曉行，將半月有餘，忽又見一座高山，真個是摩天礙日。三藏馬上心驚，急兜韁，忙呼行者道：『師父有何吩咐？』三藏道：『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嶺，須要仔細隄防；恐一時又有邪物來侵我也。』行者笑道：『只管走路，莫再多心。老孫自有防護。』那長老只得寬懷，加鞭策馬，奔至山巖，果然也十分險峻，但見得：

高不高，頂上接青霄；深不深，湖中如地府。山前常見骨都都白雲，挖騰騰黑霧。紅梅翠竹，綠柏青松。山前有千萬丈挾魂靈臺，後有古古怪怪藏魔洞。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泉，下有彎彎曲曲流水湖。又見那跳天獼猴，丫丫叉叉帶角鹿，呢呢痴痴看人獐。至晚巴山尋穴虎，待曉翻波出水龍。登得洞門唳的響，驚得飛禽撲魯的起。看那林中走獸，鶴律律的行。見此一夥禽和獸，嚇得人心挖磴磴。

驚堂倒洞堂堂倒洞，洞堂當倒洞當仙。青石染成千塊玉，碧紗籠罩萬堆煙。

師徒們正當悚懼，又只見那山凹裏有一朵紅雲，直冒到九霄空內，結聚了一團火氣。行者大驚，走近前，把唐僧攙着脚，推下馬來，叫：「兄弟們，不要走了，妖怪來矣。」慌得個八戒急掣釘鈔，沙僧忙輪寶杖，把唐僧圍護在當中。

話分兩頭，却說紅光裏，真是個妖精。他數年前，聞得人講：「東土唐僧往西天取經，乃是金蟬長老轉生，十世修行的好人。有人吃他一塊肉，延生長壽，與天地同休。」他朝朝在山間等候，不期今日到了。

他在那半空裏，正然觀看，只見三個徒弟，把唐僧圍護在馬上，各各準備。這精靈誇讚不盡道：「好和尚！我纔看了一個白面胖和尚，騎了馬，真是那唐朝聖僧，却怎麼被三個醜和尚護持住了？一個個伸拳斂袖，各執兵器，似乎要與人打的一般。噫！不知是那個有眼力的，相應認得我了。似此模樣，莫想得那唐僧的肉吃。」沉吟半晌，以心問心的，自家商量道：「若

要倚勢而擒，莫能得近；或者以善迷他，却到得手。但哄得他心迷惑，待我在善內生機，斷然拿了。且下去戲他一戲。」

好妖怪，卽散紅光，按落雲頭，去那山坡裏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七歲頑童，赤條條的，身上無衣，將麻繩網了手足，高吊在那松樹梢頭，口口聲聲，只叫「救人！救人！」

却說那孫大聖忽抬頭再看處，只見那紅雲散盡，火氣全無，便叫「師父，請上馬走路。」唐僧道：「你說妖怪來了，怎麼又敢走路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纔然間，見一朵紅雲從地而起，到空中結做一團火氣，斷然是妖精；這一會紅雲散了，想是個過路的妖精，不敢傷人，我們去耶。」

八戒笑道：「師兄說話最巧，妖精又有個甚麼過路的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裏知道。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，設宴邀請那諸山各洞之精赴會，却就有東西南北四路的精靈都來赴會；故此他只有心赴會，無意傷人。此乃過路之妖精也。」

三藏聞言，也似信不信的，只得攀鞍在馬，順路奔山前進。正行時，只聽得叫聲「救人！」

長老大驚道：「徒弟呀，這半山，是那裏甚麼人叫？」行者上前道：「師父只管走路，莫纏甚麼人轎，」驃轎，「明轎，」睡轎，「這所在，就有轎，也沒個人抬你。」唐僧道：「不是扛抬之轎，乃是叫喚之叫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曉得，莫管閑事，且走路。」

三藏依言，策馬又進，行不上一里之遙，又聽得叫聲「救人！」長老道：「徒弟，這個叫聲，不是鬼魅妖邪；若是鬼魅妖邪，但有出聲，無有回聲。你聽他叫一聲，又叫一聲，想必是個有難之人。我們可去救他一救。」

行者道：「師父今日且把這慈悲心略收收起，待過了此山，再發慈悲罷。這去處凶多吉少，你知道那倚草附木之說，是物可以成精。諸般遠可，只有一般蟒蛇，但修得年遠日深，成了精魅，善能知人小名兒。他若在草科裏，或山凹中，叫人一聲，人不答應還可；若答應一聲，他就把人元神綽去，當夜跟來，斷然傷人性命。且走！且走！古人云：「脫得去，謝神明。」一切不可聽他。」

長老只得依他，又加鞭催馬而去。行者心中暗想：「這潑怪不知在那裏，只管叫阿叫的；

等我老孫送他一個「卯酉星法」，教他兩不見面。」好大聖，叫沙和尚前來：「攏着馬，慢慢走着，讓老孫解解手。」

你看他讓唐僧先行幾步，却念個咒語，使個移山縮地之法，把金箍棒往後一指，他師徒過此峯頭，往前走了，却把那怪物撇下，他再拽開步，趕上唐僧，一路奔山。只見那三藏又聽得那山背後叫聲「救人」！長老道：「徒弟呀，那有難的人，大沒緣法，不曾得遇着我們。我們走過他了，你聽他在山後叫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在便還在山前，只是如今風轉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管他甚麼轉風不轉風，且走路。」因此，遂都無言語，恨不得一步趲過此山，不題話下。

却說那妖精在山坡裏連叫了三四聲，更無人到。他心中思量道：「我等唐僧在此，望見他離不上三里，却怎麼這半晌還不到？……想是抄下路去了。」他抖一抖身軀，脫了繩索，又縱紅光，上空再看，不覺孫大聖仰面回視，識得是妖怪，又把唐僧撮着脚推下馬來道：「兄弟們，仔細仔細！那妖精又來也！」慌得那八戒、沙僧，各持鈹棍，將唐僧又圍護在中間。

那精靈見了，在半空中稱羨不已道：『好和尚！我纔見那白面和尚坐在馬上，却怎麼又被他三人藏了？這一去見面方知。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，方纔捉得唐僧；不然啊，徒費心機難獲物，枉勞情與總成空。』却又按下雲頭，恰似前番變化，高吊在松樹梢頭等候。這番却不半里之地。

却說那孫大聖抬頭再看，只見那紅雲又散，復請師父上馬前行。三藏道：『你說妖精又來，如何又請走路？』行者道：『這還是個過路的妖精，不敢惹我們。』長老又懷怒道：『這個潑猴，十分弄我正當有妖魔，却說無事，似這般清平之所，却又恐嚇我，不時的嚷道有甚麼妖精，虛多實少，不管輕重，將我擲着脚，摔下馬來，如今却解說甚麼過路的妖精。假若跌傷了我，却也過意不去這等，這等！』行者道：『師父莫怪。若是跌傷了你的手足，却還好醫治；若是被妖精撈了去，却何處跟尋？』

三藏大怒，眼眼的，要念緊箍兒咒，却是沙僧苦勸，只得上馬又行。還未曾坐得穩，只聽又

叫「師父救人啊！」長老抬頭看時，原來是個小孩童，赤條條的，吊在樹上；兜住韉，便罵行者道：「這潑猴多大膽！全無有一點兒善良之意，心心只是要撒潑行兇哩！我那般說，——叫喚的是個人聲，——他就千言萬語，只嚷是妖怪！你看那樹上吊的不是個人麼？」

大聖見師父怪下來了，却又覷面看見模樣，一則做不得手脚，二來又怕念緊箍兒咒，低着頭，再也不敢回言，讓唐僧到了樹下。那長老將鞭梢指着問道：「你是那家孩兒？因有甚事，吊在此間？說與我，好救你。」噫！分明他是個精靈，變化得這等，那師父却是個肉眼凡胎，不能相識。

那妖魔見他下問，越弄虛頭，眼中噙淚，叫道：「師父呀，山西去有一條枯松澗，澗那邊有一莊村，我是那裏人家。我祖公公姓紅，只因廣積金銀，家私巨萬，混名喚做紅百萬。年老歸世已久，家產遺與我父。近來人事奢侈，家私漸廢，改名喚做紅十萬，專一結交四路豪傑，將金銀借放，希圖利息。怎知那無籍之人，設騙了去啊，本利無歸。我父發了洪誓，分文不借。那借金銀人，身無活計，結成兇黨，明火執杖，白日殺上我門，將我財帛盡劫擄；把我父親殺了；見我母親

有些顏色，拐將去，做甚麼壓寨夫人。

「那時節，我母親捨不得我，把我抱在懷裏，哭哀哀，戰兢兢，跟隨賊寇；不期到此山中，又要殺我，多虧母親哀告，免教我刀下身亡，却將繩子吊我在樹上，只教凍餓而死。那些賊將我母親不知掠往那裏去了。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，更沒一個人來行走。不知那世裏修積，今生得遇老師父。若肯捨大慈悲，救我一命回家，就與身賣命，也酬謝師恩。致使黃沙蓋面，更不敢忘也。」

三藏聞言，認了真實，就教八戒解放繩索，救他下來。那猓子也不識人，便要上前動手。行者任旁，忍不住喝了一聲道：「那潑物！有認得你的在這裏哩！莫要只管架空搗鬼，說謊哄人！你既家私被劫，父被賊傷，母被人擄，救你去交與誰人？你將何物與我作謝這脫節了耶！」

那怪聞言，心中害怕，就知大聖是個能人，暗將他放在心上，却又戰戰兢兢，滴淚而言曰：「師父，雖然我父母空亡，家財盡絕，還有些田產未動，親戚皆存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有甚麼親戚？」

妖怪道：「我外公家在山南，姑娘住居嶺北。頭頭李四，是我姨夫；林內紅三，是我族伯。還有堂

叔堂兄都住在本莊左右。老師父若肯救我，到了莊上，見了諸親，將老師父拯救之恩，一一對衆言說，典賣些田產，重重酬謝也。」

八戒聽說，扛行者道：「哥哥，這等一個小孩子家，你只管盤詰他怎的？他說得是強盜，只打劫他些浮財，莫成連房屋田產也劫得去？若與他親戚們說了，我們縱有廣大食腸，也吃不了他十畝田價。救他下來罷。」獸子只是想着吃食，那裏管甚麼好歹，使戒刀挑斷繩索，放下怪來。那怪對唐僧馬下淚汪汪，只情磕頭。

長老心慈，便叫：「孩兒，你上馬來，我帶你去。」那怪道：「師父啊，我手脚都吊麻了，腰膀疼痛，一則是鄉下人家，不慣騎馬。」唐僧叫八戒馱着，那妖怪抹了一眼，道：「師父，我的皮膚都凍熟了，不敢要這位師父馱。他的嘴長耳大，腦後鬃硬，拗得我慌。」唐僧道：「教沙和尚馱着。」那怪也抹了一眼，道：「師父，那些賊來打劫我家時，一個個都搽了花臉，帶假鬍子，拿刀弄杖的。我被他唬怕了，見這位晦氣臉的師父，一發沒了魂了，也不敢要他馱。」唐僧教孫行者馱着，行者呵呵笑道：「我馱我馱！」

那怪物暗自歡喜，順順當當的，要行者馱他。行者把他扯在路旁邊，試了一試，只好有三斤十來兩重。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個潑怪物，今日該死了；怎麼在老孫面前搗鬼？我認得你是個『那話兒。』」妖怪道：「我是好人兒女，不幸遭此大難，怎麼是個甚麼『那話兒。』」行者道：「你既是好人兒女，怎麼這等骨頭輕？」妖怪道：「我骨格兒小。」

行者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那妖怪道：「我七歲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一歲長一斤，也該七斤。你怎麼不滿四斤重麼？」那妖怪道：「我小時失乳。」行者說：「也罷，我馱着你，若要屎尿，把須和我說。」三藏纔與八戒、沙僧前走，行者背着孩兒隨後，一行竟投西去。有詩爲證：

道德高隆魔障高，禪機本靜靜生妖。心君正直行中道，本母痴頑驪外趨。意馬不

言懷愛慾，黃婆無語自憂焦。客邪得志空歡喜，畢竟還從止處消。

孫大聖馱着妖魔，心中埋怨唐僧，不知艱苦：「行此險峻山場，空身也難走，却教老孫馱人！這厮莫說他是妖怪，就是好人，他沒了父母，不知將他馱與何人！倒不如攢殺他罷！」那怪物却早知覺了，便就使個神通，往四下裏吸了四口氣，吹在行者背上，便覺重有千斤。行者笑

道：「我兒啊，你弄重身法，壓我老爺哩！」

那怪聞言，恐怕大聖傷他，却就解尸，出了元神，跳將起去，佇立在九霄空裏。這行者背上越重了。猴王發怒，抓過他來，往那路旁邊，賴石頭上滑辣的一擲，將屍骸攪得像個肉餅一般；還恐他又無禮，索性將四肢扯下，丟在路兩邊，俱粉碎了。

那物在空中，明明看着，忍不住心頭火起道：「這猴和尚，十分慳懃！就作我甚麼妖魔，害你師父，却還不會見怎麼下手哩！你怎麼就把我這等傷損？早是我有算計，出神走了；不然，是無故傷生也。若不趁此時拿了唐僧，再讓一番，教他停留長智。」好怪物，就在半空裏弄了一陣旋風，走石揚沙，誠然兇狠好風——

洶洶怒捲水雲腥，黑氣騰騰閉日明。
嶺樹連根通拔盡，野梅帶幹悉皆平。
黃沙迷目人難走，怪石傷殘路怎平。
滾滾團團平地暗，偏山禽獸發哮聲。

刮得那三藏馬上難存，八戒不敢仰視，沙僧低頭掩面。孫大聖情知是怪物弄風，急縱步來趕時，那怪已騁風頭，將唐僧攝去了，無踪無影，不知攝向何方，無處跟尋。一時間風聲暫息，

日色光明。行者上前觀看，只見白龍馬戰兢兢，發喊聲嘶；行李擔丟在路下，八戒伏於崖下呻吟，沙僧蹲在坡前叫喚。行者喊：「八戒！」

那猓子聽見是行者的聲音，却抬頭看時，狂風已靜，爬起來，扯住行者道：「哥哥，好大風啊！」沙僧却也上前道：「哥哥，這是一陣旋風。」又問：「師父在那裏？」八戒道：「風來得緊，我們都藏頭遮眼，各自躲風，師父也伏在馬上的。」行者道：「如今却往那裏去了？」沙僧道：「是個燈草做的，想是一風捲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兄弟們，我等自此就該散了！」八戒道：「正是；趁早散了，各尋頭路，多少是好。那西天路無窮無盡，幾時能到得！」

沙僧聞言，打了一個失驚，渾身麻木道：「師兄，你都說的是那裏話？我等因爲前生有罪，感蒙觀世音菩薩勸化，與我們摩頂受戒，改換法名，皈依佛果，情願保護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經，將功折罪；今日到此，一旦俱休，說出這等各尋頭路的話來，可不違了菩薩的善果，壞了自己的德行，惹人恥笑，說我們有始無終也？」

行者道：「兄弟，你說的也是；奈何師父不聽人說，我老孫火眼金睛，認得好歹，纔然這風。」

是那樹上吊的孩兒弄的。我認得他是個妖精，你們不識，那師父也不識，認作是好人兒女，教我馱着他走。是老孫計算要擺佈他，他就弄個重身法壓我。是我將他攆得粉碎，他想是又使解屍之法，弄陣旋風，把我師父攝去也。因此上怪他每每不聽我說，故我意懶心灰，說各人散了。既是賢弟有此誠意，教老孫進退兩難。——八戒，你端的要怎的處？八戒道：『我纔自失口亂說了幾句，其實也不該散哥哥，沒及奈何，還信沙弟之言，去尋那妖怪救師父去。』行者却回嗔作喜道：『兄弟們，還要來結同心，收拾了行李馬匹，上山找尋怪物，搭救師父去。』

三個人附葛扳藤，尋坡轉湖，行經有五十里，却也沒個音信。那山上飛禽走獸全無，老柏喬松常見。孫大聖着實心焦，將身一縱，跳上那巔嶮峯頭，喝一聲叫『變！』變作三頭六臂，似那大開天宮的本像；將金箍棒，幌一幌，變作三根，劈哩撲辣的，往東打一路，往西打一路，兩邊不住的亂打。八戒見了，道：『沙和尚，不好了。師兄是尋不着師父，惱出氣心風來了。』

那行者打了一會，打出一夥窮神來，都披一片，掛一片，棍無檔，褲無口的，跪在山前，叫：『大聖，山神土地來見。』行者道：『怎麼就有許多山神土地？』衆神叩頭道：『上告大聖。此

山喚做「六百里鑽頭號山」我等是十里一山神，十里一土地，共該三十名山神，三十名土地。昨日在此，聞大聖來了，只因一時會不齊，故此接遲，致令大聖發怒，萬望恕罪！」行者道：「我且饒你罪名。我問你：這山上有多少妖精？」衆神道：「爺爺呀，只有得一個妖精，把我們頭也摩光了；弄得我們少香沒紙，血食全無，一個個衣不充身，食不充口，還吃得有多少妖精哩！」

行者道：「這妖精在山前住？在山後住？」衆神道：「他也不在山前山後。這山中有一條澗，叫做枯松澗。澗邊有一座洞，叫做火雲洞。那洞裏有一個魔王，神通廣大，常常的把我們山神土地拿了去燒火頂門，黑夜與他提鈴喝號。小妖兒又討甚麼常例錢。」

行者道：「汝等乃是陰鬼之仙，有何錢鈔？」衆神道：「正是沒錢與他，只得捉幾個山璋野鹿，早晚間打點羣精；若是無物相送，就要打拆廟宇，剝衣裳，攬得我等不得安生。萬望大聖與我等剷除此怪，拯救山上生靈！」行者道：「你等既受他節制，常在他洞下，可知他是那裏妖精，叫做甚麼名字？」衆神道：「說起他來，或者大聖也知道。他是牛魔王的兒子，羅刹女養的。他曾在火燄山修行了三百年，煉成「三昧真火」，却也神通廣大。牛魔王使他來鎮守號。」

山乳名叫做紅孩兒，號叫做聖嬰大王。」

行者聞言，滿心歡喜，喝退了土地山神，却現了本像，跳下峯頭，對八戒、沙僧道：「兄弟們放心，再不須思念。師父決不傷我。妖精與老孫有親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哥莫要說謊，你在東勝神州，他這裏是西牛賀洲，路程遙遠，隔着萬水千山，海洋也有兩道，怎的與你有親？」行者道：「剛纔這夥人都是本境土地山神。我問他妖怪的原因，他道是牛魔王的兒子，羅刹女養的，名字喚做紅孩兒，號聖嬰大王。想我老孫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，徧訪名山豪傑，那牛魔王曾與老孫結七弟兄。一般五六個魔王，止有老孫生得小巧，故此把牛魔王稱爲大哥。這妖精是牛魔王的兒子，我與他父親相識，若論將起來，還是他老叔哩。他怎敢害我師父？我們趁早去來。」

沙和尚笑道：「哥哥，常言道：『三年不上門，當親也不親。』哩。你與他相別五六百年，又不曾往還杯酒，又沒有個節禮相邀，他那裏與你認什麼親耶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怎麼這等量人？常言道：『一葉浮萍歸大海，爲人何處不相逢？』縱然他不認親，好道也不傷我師父。不望他

相留酒席，必定也還我個圓唐僧。」

兄弟們找大路，一直前進，行了百十里遠近，忽見一松林，林中有一條曲湖，湖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飛流。那湖梢頭有一座石板橋，通着那廂洞府。行者道：『兄弟，你看那壁廂有石崖磷磷，想必是妖精住處了。我等商議：那個管看守行李馬匹？那個肯跟我過去降妖？』八戒道：『哥哥，老豬沒甚坐性，隨你去罷。』行者道：『好好！』教：『沙僧，將馬匹行李，潛在樹林，小心守護，待我兩個上門去尋師父。』那沙僧依命，八戒相隨，與行者各持兵器前來。正是——

未煉嬰兒邪火勝，心猿木母共扶持。

畢竟不知這一去吉兇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